

傳習錄



(明)王陽明 著

傳習錄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傳習錄 / (明) 王陽明著. — 揚州 : 廣陵書社,
2010. 9

(文華叢書)

ISBN 978-7-80694-614-5

I. ①傳… II. ①王… III. ①心學—中國—明代
IV. ①B2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75378號

ISBN 978-7-80694-614-5



9 787806 946145 >

傳習錄

著者 (明) 王陽明

責任編輯 胡正娟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社址 揚州市文昌西路雙博館

郵編 225012

電話 (〇五一四) 八五二二八〇八八 八五二二八〇八九

印刷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二〇一〇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694-614-5

定價 柒拾伍圓整(全貳冊)

文華叢書序

時代變遷，經典之風采不衰；文化演進，傳統之魅力更著。古人有登高懷遠之慨，今人有探幽訪勝之思。在印刷裝幀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國粹綫裝書的踪跡愈來愈難尋覓，給傾慕傳統的讀書人帶來了不少惆悵和遺憾。我們編印《文華叢書》，實是為喜好傳統文化的士子提供精神的享受和慰藉。

叢書立意是將傳統文化之精華萃于一編。以內容言，所選均為經典名著，自諸子百家、詩詞散文以至蒙學讀物、明清小品，咸予收羅，經數年之積累，已蔚然可觀。以形式言，則採用激光照排，文字大方，版式疏朗，宣紙精印，綫裝裝幀，讀來令人賞心悅目。同時，為方便更多的讀者購買，復盡量降低成本、降低定價，好讓綫裝珍品更多地進入尋常百姓

人家。

可以想象，讀者于忙碌勞頓之餘，安坐窗前，手捧一冊古樸精巧的綫裝書，細細把玩，靜靜研讀，如沐春風，如品醇釀……此情此景，令人神往。

讀者對於綫裝書的珍愛使我們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近年來，叢書中的許多品種均一再重印。為方便讀者閱讀收藏，特進行改版，將開本略作調整，擴大成書尺寸，以使版面更加疏朗美觀。相信《文華叢書》會贏得越來越多讀者的喜愛。

有《文華叢書》相伴，可享受高品位的生活。

廣陵書社

出版說明

《傳習錄》爲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語錄及論學書信集，爲陽明學派的啓蒙典籍。『傳習』一詞源出自《論語·學而》『傳不習乎』。

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名守仁，字伯安，今浙江餘姚人。曾築室故鄉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少年時學文習武，甚是刻苦，學業日進，騎、射、兵法日趨精通。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考中進士，授兵部主事。後因反對宦官劉瑾而被貶貴州龍場驛丞。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經兵部尚書王瓊薦舉，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後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六年（一五二七）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後因病乞歸，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明穆宗詔謚『文成』，故又稱『王文成公』。

《傳習錄》全書分爲上、中、下三卷，由王陽明的弟子整理編輯增補而成。正德七年（一五一二），王陽明門人徐愛開始陸續記錄王陽明論學談話，取名《傳習錄》。正德十三年，門人薛侃將徐愛所錄與其序、跋、引言，又得陸澄所錄，加上自己所錄，刻于江西虔州（贛州），是爲初刻傳習錄，即現在《傳習錄》上卷。嘉靖三年（一五二四），門人南大吉增收王陽明論學書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爲續刻《傳習錄》。嘉靖三十三年，門人錢德洪將陳九川等人所錄得《遺言錄》加以刪削，與他和王畿所錄編成《傳習續錄》出版。嘉靖三十五年，錢德洪又增收黃直所錄，變《論學書》爲問答體。隆慶六年（一五七二），謝廷杰刻《王文成公全書》，以薛侃所編《傳習錄》爲上卷，以錢德洪所編書信部分爲中卷，以《傳習續錄》爲下卷，附入王陽明所編《朱子晚年定論》。此即現在《王文成公全書》本的《傳習錄》。

《傳習錄》集中體現了王陽明的心性之學。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主要繼承了陸九淵的心學系統，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學，故而後世將陸九淵心學與王陽明心學合稱為陸王心學。它與程朱理學構成了宋明道學中的兩大系統。

王陽明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即理』的本體論，他認為只有主體之心纔是本體，而所謂的『理』並非外在於『心』，而是在『心』中。世界萬物都是『心』的產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從這一命題出發，王陽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知行觀。王陽明批判朱熹『知先行後』說，他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此基礎上，王陽明又提出了『致良知』的認識論。要認識『天理』，不是『即物窮理』，而是『致知格物』，『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也。』王陽明所闡發的心學思想對於將人們從程朱理學的長期束縛中解放出來，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流傳十分廣泛，影響深遠。

我社出版的《傳習錄》，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同時參校其他諸本，擇善而從。綫裝繁體豎排出版，力圖通過傳統的裝幀工藝再現古書魅力。

廣陵書社編輯部

二〇一〇年八月

目錄

文華叢書序……………一

出版說明……………一

卷上

徐愛錄……………一

陸澄錄……………一〇

門人薛侃錄……………二五

卷中

答顧東橋書……………三八

啓問道通書……………五三

答陸原靜書……………五七

又……………五八

答歐陽崇一……………六七

答羅整庵少宰書……………七〇

答聶文蔚……………七四

答聶文蔚二……………七七

訓蒙大意指教讀劉伯頌等……………八二

教約……………八三

卷下

門人陳九川錄……………八五

門人黃直錄……………九〇

門人黃修易錄……………九三

門人黃省曾錄……………九六

門人黃以方錄……………一二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一二一

卷上

徐愛錄

徐愛引言

先生于《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于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于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

欲于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弃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一）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

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二）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三）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

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于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于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

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四）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于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

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于是日又有省。』

（五）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于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